

扁担的记忆

■曾耀文

出身于农村的我,从小就跟扁担打交道。这看似简单的劳动工具,是乡亲们的得力助手,它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。

我的家乡是个小山村,山路像肩上的扁担一样,窄窄的,高低不平,即便是独轮车也难以通行,于是,扁担便成了男女老少日常劳作、生活的重要帮手。

扁担,分小扁担与大扁担两种,它们各有千秋,共同编织着山村人的日常生活图景。

小扁担,我们也叫竹担,是用竹筒劈开精心制作而成的。它的宽度约莫10厘米,末梢稍微窄些,长度是1.5米左右。匠人们将竹筒削平磨光滑,两头用火烤,弯曲拗成钩,既美观又实用,防止担子从两端滑落。而大扁担,则显得更为粗壮,它通常由坚实的木材制成,两头都会打上木塞或钉上铁钉,比竹扁担稍长。一般家庭少有大扁担,但在需要搬运重物时,大扁担总能发挥出它不可替代的作用。而竹扁担比木质扁担轻巧有弹性。

记得我十三岁那年,初次接触扁担,那份新奇与笨拙至今记忆犹新。那时的我,将扁担横放在后脑勺下,像螃蟹过街——横行霸道,走起路来趑趄趑趄,仿佛整个世界都在摇晃。母亲见状,耐心地教我如何竖着将扁担放在肩膀上,如何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,使扁担与身体融为一体。她还传授了我不放下担子就能换肩的技巧,让我在今后的劳作中受益匪浅。

从那以后,我成了家里的好帮手。无论是挑水、挑担下田,还是将地里的庄稼挑回家,担子只有几十斤,小小的我都能游刃有余。读中学,我寄宿在学校,每周都要挑着粮食和日常用品往返于家校之间,走在崎岖的山路上。扁担的一头是沉重的粮食,大多是番薯和番薯签等粗粮,另一头是书包和学习材料,尤其是高三的教材就装了满满一麻袋。我稳稳地挑在肩上,一路前行。三年的高中生活离不开扁担,它是我忠实的伙伴,见证了我的成长与坚持。

直到工作后,我才逐渐减少了与扁担的亲密接触。但母亲,那位勤劳而坚韧的女性,却依然坚守在田间地头,用她那坚实的肩膀挑起了家庭的重担。无论是挑着100来斤的稻谷快步如飞,还是在上山下田的泥泞路上行走,母亲的身影总是那么挺拔而有力。她挑着担子交公粮,挑着担子到山下的粮食加工厂碾米、榨花生油,担子在肩上咯吱吱地响,那是山村最动听的乐章。

我家有六七条扁担,它们大小不一,静静地靠在老家大门背后的墙上,仿佛在诉说着过往的故事。与扁担“配套”的,还有肩垫和擦汗的毛巾。肩垫,是母亲用旧衣服裁剪而成的,它虽不起眼,垫在肩膀上却能在挑重担时减轻肩膀负担,而那条湿漉漉的毛巾,搭在脖子上,在劳作时能随时擦去汗水。

扁担,这个看似简单的工具,却承载了我太多的记忆与情感,也记录了家乡的变迁。它不仅是劳动的工具,更承载着山村人勤劳、坚韧、团结的精神。每当看到那些熟悉的扁担,我的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,那是对家乡的深深眷恋,也是对过去那段艰苦岁月的无限怀念。

逛超市



(视觉中国)

■余金荣

小区门口的鸡蛋花正开得热闹。白的花瓣裹着鹅黄的心,清润得像刚浸过凉水;玫红的更明艳些,香气清甜悠远,走过去,衣襟上便沾了薄薄的香。我踮脚摘了两朵,揣进衣袋里——夏天的香气,总要留一些吧。

不跑步的傍晚,我们总爱慢慢走。听邻居说近处新开了家生活超市,便索性绕过去看看。脚步放得松散散散,不赶时间,反倒容易撞见些平日匆匆路过的好景致。

超市的灯亮堂堂的,推门进去,人声混着冷气扑面而来,把外头的暮色都隔在了身后。叫卖声、孩童的笑闹声、购物车轮子碾过地面的咕噜声,沸沸扬扬缠在一处,是扎实鲜活的人间

热闹。我们站在里头,脚步不自觉地轻快了,顺势融进了这人群里。

生鲜区的小伙子亮着嗓子喊,牛排骨十九块九一斤,声音亮堂堂的。我和先生对视一眼,故意逗他:“新鲜吗?”小伙子拍着台面应得脆:“包新鲜!不新鲜不要钱!”话还没说完,先生已经急着开口:“来两根。”我笑着摇了摇头,由他去。

蔬菜区有人喊西蓝花三块钱一斤,他立刻挤进去挑。这人挑菜有个老毛病,总要用指尖掐一掐菜梗,说紧实的才是新鲜的。我总笑他掐过的菜人家不好卖,他振振有词,说不掐怎么知道好坏。

我站在边上等,旁边一位老太太正教小孙女认价签。小姑娘奶声奶气的,念得磕磕绊绊,念对了,奶奶就

轻轻拍一下她的小脑袋,祖孙俩笑作一团。我看着也跟着弯了嘴角,恍惚想起儿子这么大的时候,也总爱扒着货架,一字一顿认那些方方正正的字,一转眼,他已经是高高大大的小伙子了。

水果区围着一群人在试吃一种绿色的圣女果。我挤过去拿了一颗,咬开,酸甜爽脆,汁水在舌尖炸开。正回头找先生,他已经端了两盒塞进购物车里:“儿子爱吃这个。”他说得理所当然。

本没打算买鱼,先生却非要绕去水产区逛逛。玻璃缸里鱼虾游得自在,浑然不知即将成为人类嘴里的美食。冰台上的冻货码得齐整,咸腥气裹着冰碴的凉意,一走近便扑到脸上。忽然听见一个伙计大喝一声,整条带鱼“啪”地摔在台面上,银亮的粉鳞裹着粉嫩的皮肉,鲜活鲜亮。我愣了愣,惊诧万分,原来活带鱼是这样粉嫩好看的颜色,平常见的冻带鱼从不是这样的,而是又粗又长,颜色是冷白冷白的,早褪尽了海里的生气。真的是长见识了。

出来的时候,两个人手里都拎了满满当当两大袋东西。减脂的杂粮、儿子爱喝的酸奶,那两根划算的排骨,沉得坠胳膊,一路上换了好几回手,到家时指节都勒得发红。

把东西一一归置进冰箱,摸口袋时触到那两朵鸡蛋花,已经蔫软了,花瓣塌塌地贴在指尖,像飞累了的小蝴蝶。

我没扔,把它们夹进了案头的旧书里。

花是会谢的。可这个傍晚的风与香、人声与笑意,便都跟着这两朵花,一起存下来了。

稻子成熟时

■林文凯

又是一季稻子成熟时,我遂想起少年的农忙生活。那些年月父亲常外出打工,家里农活基本由母亲完成。等到夏季水稻收成时节,我和妹妹就要帮忙收割、晾晒稻子。

骄阳似火,暑气逼人,金灿灿的稻田里,稻穗沉甸甸的,弥漫着淡淡稻香,丰收就在眼前。两少年跟着大人在稻田里忙前忙后。母亲负责把稻粒打进筛桶里,我和妹妹帮忙收割水稻。我们弯腰割稻子,右手拿镰刀,左手握稻丛,齐刷刷地割上三五丛,握成一大把,再码成一堆堆的,等待母亲一把一把地往木桶里筛打稻粒。我们个头矮,双脚踩进水田,高高的稻丛没过头顶,稻芒扎在脸上,痛痛的。水稻纵横分布,我们瘦小的身躯像是没在密林中,少风的日子,闷得很。汗流得多,稻谷粉尘粘到身上,痒痒的,浑身不舒服!

我和妹妹一边割水稻,一边找机会歇息。稻田里活蹦乱跳的动物多着呢。小青蛙受到惊扰,怯生生地四处蹦跳;泥鳅在水田里无助地扭动身子游窜;有“花大姐”美名的瓢虫,款款地落下来,顺顺溜溜折好它漂亮的羽翅……这些可爱的小动物,真让孩子着迷,我们多次停下来逗弄它们。玩着玩着,我们就忘了正事,直到母亲叫喊,才又使出力气割起稻子。

因为贪玩,我和妹妹割下的稻

丛,跟不上母亲筛打稻粒的节奏。母亲常常要停下来,和我们一起割稻子,水稻收割的进度也就慢下来了。母亲催喊无效,知我们玩性不减,改用奖励零花钱的办法,条件是完成划定的任务。有了零花钱的激励,我们像打鸡血似的,你追我赶,一前一后,都想提早割完母亲圈定的稻子,拿到奖金。一想着回家就能买根冰棒,坐在门口芒果树下,美滋滋地享受,我们割起稻子来就特别有劲。割下的水稻,有序地交叉摆放码起来,一堆堆纵排着,像起伏的小山丘。母亲筛打稻粒的进度终于被我们的激情甩下了。“挥镰顶日将禾割,堆满粮仓岁月安”,母亲看着我们红着脸蛋抹去汗水的样子,会心地笑了。

母亲把稻谷挑回晒谷场,一袋袋翻倒出来,稻谷的清香扑面吹来,夹杂着水汽的潮味。橙黄饱满的稻粒透亮喜气,那是阳光和汗水共同造就的。母亲拿起竹耙轻轻推开稻谷堆,横竖各推若干下,把稻谷匀整地铺开。阳光裹挟着热浪,扑打在稻谷面上,丝丝水汽袅袅升起,犹如熨斗擦过衣服面料,稻谷表皮很快变干。晾晒半天后,母亲拿着竹耙,均匀推动稻粒,使其翻身受热。我和妹妹每个午间,都要帮忙打理稻谷的晾晒、收集,观察天气变化。

有时要赤脚踩着稻谷,把碎稻草捡拾上来,净化稻粒。这样反复晾晒三五天,外壳变得浅黄,稻香纯正清爽,此时的稻谷已基本晒干。母亲又捧一把稻粒看一看、闻一闻,拿几颗咬一咬,感觉不碎了,才放心地把稻谷全部收入仓中。

我家夏季水稻产量约有二十担,收割晾晒完需要十多天。父亲不在家的日子,母亲一手安排农务,不嫌烦,不叫累。我和妹妹理解母亲的难处,积极配合安排。夏水稻的收成时间虽短,可有了母亲的操持,我们家的粮食没有浪费掉,田地没有荒芜掉。一年四季,各类庄稼都能顺应农时节气,按时播种、耕耘、收获。



投稿邮箱:dnzbgfzc@qzwb.com
联系电话:0595-22500109